

五
卷
上
二
七



元代史書二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宋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宋紀二十

起紹聖丙子盡元祐庚辰比四年有奇

哲宗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

孝皇帝三

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詞之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絲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徹婕妤座遂仆於地懟不復朝泣訴

於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勿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_之常情耳后卽焚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未幾后養母燕氏病尼法端爲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卽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

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宜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冬十月雷大雨雹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

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梓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興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以龔原爲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

自助原亦爲盡力及爲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
洪範傳王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
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紹聖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
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
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

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
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
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
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傳

卷之二

二

二

堯命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南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復罷春秋科流呂太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太防道卒太防之徙安州也其兄木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太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太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太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朱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太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

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異
垂示萬世遂貶太防舒州華州團練副使轍化
肅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
化末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柳州居住尋安置柳州
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覲韓川孫升呂陶
范純禮趙鼎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文仲王欽臣呂
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
峽衡蔡毫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諸州居住純
禮純粹皆仲淹子希哲希純希績皆公著子也王攽
落職致仕孔文仲落職知衡州張來勗補之賈易並

監當官朱光廷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
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
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
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
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
不免時燾已卒太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天下惜之
旣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
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
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
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

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
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
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
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
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
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言者論大師致仕文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甲
申降太子少保閏月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
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
右丞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

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
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
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
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
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
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
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
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
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讒宗廟睥睨兩宮觀
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

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
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
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
櫝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
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大學博
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得免知渭州章惇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
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
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
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

宋史卷之二

卷之二

二

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築迎擊敗之二旬又二
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
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於要害以進拓境土凡
五十餘所夏五月潞忠烈公文彥博卒彥博逮事
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下尊德
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
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
果斷有大臣之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
追復太師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己酉
彗星見西方鄜延經略使呂惠卿乞諸路出兵乘

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
王慤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羗二城加惠卿銀
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
被譴賞 耶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
確於鄧州將續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
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
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旣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
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爲証旣而恕帥中山
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
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

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
爲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于禁中公知否士充
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
第勿以語人士充庸暗從之至是冬十月章惇蔡卞
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
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
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
慮又令王穾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
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
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

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端於是詔追貶珪爲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編管程頤於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卽日追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驢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元符元年春正月丙寅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民段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京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